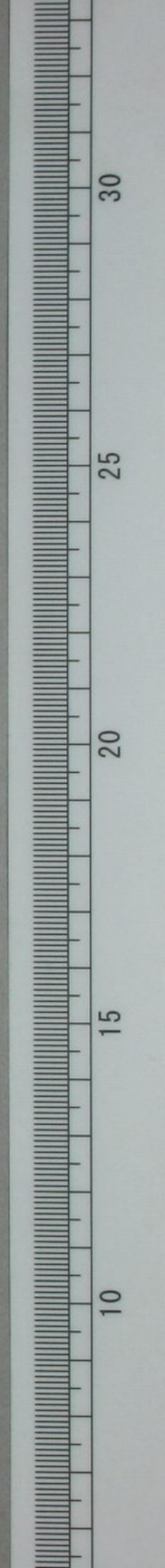


書法正傳

纂言下
書家小傳

七八

113
1032
5



4 13
1032
5

書法正傳卷七

大正十五年二月
房仙次郎氏寄

姪孫 鼎調軒

虞山馮 武簡緣編輯 男 守謙若谷同校

姪孫許雄雲亭

纂言下

晉衛恒四體書勢 第一字勢 第三隸勢 第二篆勢 第四草書勢

衛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

秘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恒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

曰昔在黃帝創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

代結繩蓋睹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書則謂之字有

纂言下

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象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以配爲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燒焚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古文謂之蝌蚪書。漢世秘藏，希得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淳恒祖敬侯，爲寫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蝌蚪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彷彿古書者。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讚其美，愧不足以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

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正墳，歷代莫發。真僞莫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效其文。

天地乃位。粲美其章。因聲附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傍。雲委蛇而上布。星離披以舒光。禾卉萃尊以垂穎。山嶽差峩而連岡。蟲起蟄而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覩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規。折矩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頽。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婀娜。若流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篆籀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聊觀象以致思。非言詞之所宣。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損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邳人程邈爲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

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其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因爲鳥迹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妙巧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頰若黍稷之垂穎蘊若龍蛇之棼縵揚波振擊龍躍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欲下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趨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絡繹遷延近而視之端際而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

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先。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畧而論旃。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隸字。漢因行之。獨符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往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板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取球碑。是宜官書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迹。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書。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兩家。爲行書法。俱學於劉德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其巧。今大行於世。作隸

勢曰鳥迹之變。乃爲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
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
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針列。
或砥平繩直。或蜿蜒繆戾。或長斜角趣。或規旋矩折。
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
錯落其間。若鐘簾設。張庭燎飛煙。斬巖崔差。高下屬
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
而察之。如心亂目眩。奇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
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
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
畧而論旃。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伯
度號稱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結字
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
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
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爲楷。則常曰。忽忽不暇
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
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頴。梁孔達。田彥
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
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京。

而矜巧自與眾頗惑之。故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雖然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鳥迹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畧。應時論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中規。抑左揚右。元若竦峙。獸趺鳥跖。志在飛移。狡兔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黥黼黠。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奮鬱。放逸生奇。忽凌邃惴。

慄若據槁。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蟴。揭枝絕筆。收勢餘。縱虬結若杜。伯捷毒看隙。緣巖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漉焉若沮岸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畧舉大較。髮髣若斯。

張懷瓘十體書斷參唐玄度論十體。韋積五十六種。夢英十八體。而增

之刪

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俛察龜文鳥迹之象。博采眾美。合而為字。是為古文。嬴氏之代。法務徑捷。隸書是興。古文殆絕。漢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尚書論語孝經。皆

蝌蚪文字又河內女子壞老君屋得古文秦誓顧命二篇蝌蚪書即古文別名蒼頡即古文之祖也

按許氏說文曰蒼頡之作書也依類以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孳乳而寔多也著於竹帛則謂之書書者如也如者如其事也大篆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也始變古文爲大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秦焚詩書惟易與大篆十五篇獨存史籀即大篆之祖也

籀文者亦周太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其名稱書謂之籀相傳周時史官以此教學童書也今所傳周宣王石鼓文是其遺法史籀即籀文之祖也

簡緣云所謂籀是也疑即大篆而小變之衛恒謂十五篇即籀文不爲無見

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斯妙於篆法乃增損史籀大篆而爲小篆亦曰秦篆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隸之祖爲不易之法凡銘題鍾鼎及作符璽至今用焉謂之玉筋篆李斯即小篆之祖也

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以古書字形少波勢乃作八分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其後師宜官

梁鵠蔡邕善之。王次仲即八分之祖也。

隸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為縣令，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載，損益大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始善之，用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為隸人佐書。故曰隸書。或曰邈起徒隸，按八分已減小篆之半，實小篆之捷。隸又減八分之半，亦八分之捷。程邈即隸書之祖也。

簡緣云：按始變楷法，原從大小篆而來，則今之結體用筆，何可苟也。一種沈著，周正處玩，小篆當自得之，即錐畫沙、印印泥也。

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存字之梗槩，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創之義，謂之草書。懷瓘按：章草之書，字字區別，章草即隸書之捷，草又章草之捷。按杜度在史游後一百餘年，則解散隸體，明是史游創焉。史游即章草之祖也。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造也，即正書之小僞，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劉德昇即行書之祖也。

簡緣云鍾繇謂之行押書。正書稍流動者謂之真行。草帶行者謂之行草。

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靈帝時詔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方修飾。鴻都門邕見役人以聖帚成字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雖創法於八分實窮微於小篆。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張芝草書得簡易流遠之極。蔡邕飛白得華豔飄蕩之極。梁武帝謂蕭子雲云。獻之書白而不飛。卿書飛而不白。可斟酌為之。子雲乃以篆文為之。雅合帝意。其後歐陽詢得焉。伯喈即飛白之祖也。

草書者後漢張伯英所造。伯英名芝。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此藝。襲與芝善。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伯英學崔杜之法。變成今草。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脉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子敬深明其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者起自張伯英。即此也。伯英即草書之祖也。

唐孫過庭書譜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

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云沒。而羲獻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考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撫以兼通。故無慙於即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醜一遷。質文三變。馳騫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爲評得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荅之甚以爲恨。安嘗問子敬。卿書何如。右軍荅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荅。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毫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

克箕裘况乃假託神仙。取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
牆後義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
處。私爲不惡義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
乃內慙。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
及逸少。無或疑焉。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
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
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
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頽峯之勢。
臨危據槁之形。或重如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
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

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
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
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衄挫於毫芒。况云積
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旁窺尺牘。俯習寸陰。引班超
以爲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爲體。聚墨成形。心昏擬
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然君子
立身務修其本。楊雄謂詩賦小道。壯夫不爲。况復溺
思毫釐。淪精翰墨者。也。夫潛神對奕。猶標坐隱之名。
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
猶挺埴之罔窮。與工錘而並運。好異尚奇之士。翫體

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得推移之奧蹟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鑿者挹其菁華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然與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淬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未行未古今阻耶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秘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粗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闕通規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加以趨便適時行書爲要題勒方富真乃居先草不兼直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點畫爲性情使轉爲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處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毫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至如鍾繇隸奇張芝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真而點畫狼籍元常不草而使轉縱橫自茲以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緩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

流而暢。章務險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性情。形其哀樂。驗燥濕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雕疎。畧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閒。一合也。感惠狗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無不適。蒙無所從。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敘妙。雖述猶疎。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庸昧。輒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代有筆陳圖七行。中畫執筆圖貌。乖舛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所製。雖則未詳真偽。尚可發啓童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編錄。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著縑緗。暨乎崔杜以來。蕭羊以往。代祀綿遠。名字滋繁。或藉甚不渝。人

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蠹不傳搜秘
將盡偶逢緘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覩縷其有
顯聞當代遺迹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文之
作肇自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政其來尚矣厥用斯
弘但今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畧諸復有
龍蛇雲霧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圖真于率爾或寫
瑞於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
代傳逸少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疎意乖言拙
詳其旨意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
塵未泯翰牘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

古斯在豈有貽謀令嗣道協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
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
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
訓非經宜從棄擇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
所通尚難形於紙墨粗可彷彿其狀綱紀其辭冀酌
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今撰執使轉用
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淺深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
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鏤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
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編列衆工
錯綜羣妙舉前賢之未及啓後學於成規窺其根源

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
無滯詭辭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但
右軍之書代多稱絕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
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摹榻日廣研習歲滋
先後著明多從散落歷代孤殆非其效歟試言其由
畧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師箴
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寫
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
懌虛無太師箴又從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
超私門誠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
惟駐想流波將貽擘緩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
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强名爲體共
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
乎天地之心旣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
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已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
毫釐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
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諳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
得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豫
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
乃麤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

未窺於衆術可極。於所論矣。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則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以下。莫不效勞。爲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有鄙其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絕於誘進之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考之即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或恬澹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核。外曜鋒芒。察之者貴精。擬之者貴似。况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疎。形骸未檢。躍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下唐突。義獻中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

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于遲終來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其心閒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適潤加之亦猶枝幹扶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力偏多適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適勁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蕊空照杓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直者則徑挺不道剛狠者又崛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諉於谷更斯皆獨行之士偏玩所乖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况書之爲妙近取諸身假令運用未周尚虧工於秘奧而波瀾之際已濬發於靈臺必能傍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均草隸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感會無方至若數畫並布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連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

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鈎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連鍾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豔隋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鵠圖龍竟慙真體得魚獲兔。猶怖筌蹄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類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爲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旣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職自高輕致陵誚余乃假之以縹緗題之以古目。則賢者改觀愚夫繼聲競賞毫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猶惠侯之好僞似葉公之懼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蓋有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音在爨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羣則伯喈不足稱良樂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獲書凡父削而子懊知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螻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豈可執冰而非夏蟲哉。自漢魏以

來論書者多矣。妍媸雜糅，條目糾分，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仍繁，闕者仍闕。今撰爲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秘之旨，余無取焉。垂拱三年寫記。

宋姜白石續書譜 名夔

真行草書之法，其源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圓勁。古淡則出于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于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然而真草與行，各有體制。製大抵下筆之際，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斯爲美矣。白雲先生歐陽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槩。孫過庭論之，又詳。皆可參稽之。

真書

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理也。唐人師之。法也。真書用筆，自有八法。今畧言其指點者。字之省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形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擎捺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趯者，字之步履。或長

或短或向上或向下或向右或向左或輕出而稍斜。或隨衄而峻發。各隨字之用處。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道。然而真以轉而後道。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故翟伯壽問於米老曰。書法當何如。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

真書用筆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歐陽率更結體。雖太拘。而用筆特備衆美。雖小楷而翰墨灑落。追蹤鍾王來者。不能及矣。

草書用筆

草書之體。如人坐卧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躡踴。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義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

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矩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倣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聯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誤顛錯，反爲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況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憶雖多，莫前塵俗。若使風神瀟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連屬，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爲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嘗考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而未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流至于今，不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倣古，急以出奇。有鋒則以耀其精神，無鋒則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鉤鏤盤紆，皆以勢爲主，然不欲相帶帶，則近於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

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癡。以捺代之。以發代之。走亦以捺代之。惟ノ則間用之。意盡則用懸針。意盡須再生筆意。不若用垂露耳。

用筆總論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折。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迹。錐畫沙者。欲其勻而藏鋒。壁折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筆正則藏鋒。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又有三折。

一ノ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便不是書。又如口_音當行草時。尤當泯其稜角。以寬閒圓美為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勁與其鈍也。寧速然極。須陶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六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主執。又作字者。亦須知篆文須知點畫來歷。先後知左右之不同。刺刺之相異。王

之與玉示之與衣。以至秦奉秦春形同理殊。得其原本斯不浮矣。孫過庭有執使轉用之法。豈偶然哉。

用墨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則妍美。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勿勁。蓋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

行書

夷攷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不同。大率變真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真。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若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楊蘇米亦後世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誤失亦可輝映。所貴乎濃纖間出血脈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備具。真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習可以兼通。

臨摹

摹書最易。唐太宗云。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

手易於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凡案懸之座右。朝夕諦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摸搨。乃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真。則神精頓異。所貴詳謹。世所有蘭亭。何翅數百本。而定武為最佳。然定武本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大小無一不同。而肥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石刻。又未必得真蹟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神

超邁為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雙鉤之法。須得墨暈。不出字外。或廓填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雖然。尤貴于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者亦變為肥矣。或云雙鉤時。須倒置之。則亦無容私意於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鉤何害。若下本晦。上紙厚。却須能書者為之。發其筆意可也。夫鋒芒圭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此又須朱其背時。稍致意焉。

血脉

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

相接為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涵容。皆支離而不相貫穿。黃庭小楷，與樂毅論不同。東方畫讚，又與蘭亭殊指。一時下筆，各有其勢，固應爾也。余嘗歷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時。山谷云：字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豈欺我哉。

方圓

方圓者，真草之體用。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為妙矣。然而方圓曲直，不可顯顯。直須涵泳，一出於自然。如草書尤忌橫直分明，橫直多則字有積薪束韋之狀，而無蕭散之氣。

向背

向背者，如人之顧盼。指畫相揖，向背發於左者，應於右。起於上者，伏於下。大要點畫之間，施設各有情理。求之古人，惟王右軍為妙。

位置

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傍，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在右者亦然。

疎密

書以疎為風神，密為老氣。如佳之四橫，川之三直，魚之四點，畫之九畫，必須下筆勁靜，疎密停勻，為佳。當

疎不疎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至凋疎

風神

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則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臞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歌斜如醉仙端楷如賢士

遲速

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為遲若素不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事速又多失勢

國朝豐道生筆訣

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如屋漏雨如壁拆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如折釵股此古人所論作書之勢也然妙在第四指得力俛仰進退收往垂縮剛柔曲直縱橫轉運無不如意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皆無病矣簡緣云人此法鍾王之後惟藏真懷素得之為多庶幾於是者唐則伯施虞世南信本歐陽詢登善褚遂良虔禮孫過庭紹京鍾泰和李邕伯高張旭清臣顏真卿誠懸柳公權五季則景度揚凝重光李煜宋則君謨蔡襄元章米芾元則子山子山子昂

趙孟頫 本朝則仲珩 宋貞伯 李希哲 祝允明 數人而已 書

雖小學然非師法古而用功深豈能成字古今論者 衆矣或泛而寡要茲發其秘云

學書者既知用筆之訣尤須博觀古帖於結構布置

行間疎密照應起伏正變巧拙無不默識於心務使

下筆之際無一點一畫不自法帖中來然後能成家

數今人不聞古法不見古帖妄以小慧杜撰為書或

體勢俗惡或鋒毫側戾邪氣洋溢流俗慕其時名更

相效習轉成畫虎此古法之所以益泯也

古人以書名者必通篆籀然後結構淳古使轉勁利

如蔡邕張芝鍾繇梁鵠韋誕等皆若日月宣光山川

布理巨細隱顯縱橫高下不容一毫私智為之而方

圓鉤殺溫潤雄俊錯綜開合粲然成章非天地自然

之文其孰能與於此篆籀所以為諸體之本也

八分者蔡琰曰存篆八分入隸二分故謂之八分隸

者今之真書也自歐陽修妄以八分為隸而洪适因

之於是分隸之名始混

書有筋骨血肉筋生於腕腕能懸則筋脈相連而有

勢骨生於指指能實則骨體堅定而不弱血生於水

肉生於墨水須新汲墨須新磨則燥濕調勻而肥瘦

適可然六要先知筆訣斯衆美從之矣。

雙鉤懸腕者食指中指圓曲於鉤與拇指相齊而撮管於指尖則執筆挺直大字運上腕小字運下腕不使肉襯於紙則運筆如飛讓左側右者左肘讓而居外右手側而過中常使筆管與鼻準相對則行間直下而無傾側欹斜之患虛掌實指者指不實則顛掣無準掌不虛則窒礙無勢三指齊撮於上而第四指拉管於下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齊衄挫於毫芒意前筆後者熟記古帖於字形大小偃仰平直疎密纖濃蘊藉於隨物賦形各得其理昔鍾元常見宋翼而厲聲衛夫人掣逸少肘而悲泣知此則知用筆之妙無出四言者矣無垂不縮無往不留則如屋漏雨言不露圭角也連而不犯和而不同帶燥方潤將濃遂枯則如壁拆言布置之巧出于自然也指實臂懸筆有全力擲衄頓挫書必入木則如印印泥言方圓深厚而不輕浮也點必隱鋒波必三折肘下風生起止無迹則如錐畫沙言勁利峻拔而不凝滯也水墨得所肉勻骨勁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於曲直則如折釵股言嚴重混厚而不爲蛇蚓之態也明乎此則書之風神氣勢信

手萬變逸態橫生。所謂取之左右而逢其源矣。今人所喜效而習之者。或云筆畫老硬。或云行間整媚。或云用墨鮮濃。殊不知老硬者。古所謂怒張傾仄。非盛德君子之容也。整媚者。古所謂狀如箕子。便不是書也。鮮濃者。古所謂無筋無力者。謂之墨豬也。然則今之所喜。皆古之所惡。古之所忌。乃今之所趨。古今不同。如晝夜寒暑之相反。豈不信然。簡緣云。所以然者。以今人不知篆籀之理。來處淺俗。所以愈趨愈下也。

書法正傳卷七

書法正傳卷八

姪孫 鼎調軒

虞山馮

武簡緣編輯

男 守謙若谷同較

姪孫許雄雲亭

書家小傳

秦李斯字通古。上蔡人。少從孫卿學。西入秦。位至丞相。胡亥立。趙高譖之。夷三族。斯妙大篆。始省改之。以為小篆。

王次仲。上谷人。年未弱冠。變蒼頡書。為今隸書。始皇喜而名之。三徵不至。始皇怒。檻車迎之。於道化為大

鳥而去落二翻於山上。今為大翻山。小翻山。王愔云。次仲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書作楷法。字方八分。

簡緣云。按此則以八分為隸書矣。

程邈字元岑。始皇時。罪繫雲陽獄。增減大篆體為書。奏之。始皇以為便。令隸佐用之。故曰隸書。

漢杜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善章草。

張芝字伯英。燉煌人。善草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工書篆隸。絕世尤精。八分。又造飛白。女琰。即文姬也。

曹喜字仲則。扶風平陵人。工篆書。小異於斯。邯鄲淳師焉。

劉德昇字君嗣。潁川人。造行書。鍾繇師之。所謂行押書也。

邯鄲淳字子淑。潁川人。八體悉工。尤精古文。大篆。八分。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善章草。

梁鵠字孟皇。善八分。邯鄲人。亦得次仲法。淳宜為大字。鵠宜為小字。

師宜官。南陽人。善八分。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善題署洛陽許鄴三都宮城詔
令仲將大為題署仲將奏曰昔蔡邕自矜能書兼斯
喜之法非紈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
後可以逞徑丈之勢兄康字元將子熊字少季並能
書

三國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喜書師曹喜蔡邕劉
德昇真書絕世點畫之間多有異趣秦漢以來一人
而已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善章草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與元常並師劉德昇俱善行草
而胡肥鍾瘦

晉王羲之字逸少琅琊臨沂人位右軍將軍會稽內
史書之聖也第七子獻之字子敬為安僖后父善書
如其父人謂其孤峯四絕迴出天外子敬為中書令
卒於官族弟珉字季琰代居之亦卒於官時謂子敬
為大令季琰為小令或以子敬為小令非也季琰筆
力過於子敬書舊品云有四匹素自朝操筆至暮便
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云弟書如騎驃駁駁
欲度驂騑前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善章草。有出師頌月儀帖。

衛瓘字伯玉。父覲。字伯儒。子恒。字巨山。皆善書。河南安邑人。恒從女汝陰太守李矩妻樂。字茂猗。所謂衛夫人是也。亦能書。瓘草書學張芝。嘗云。我得伯英之助。索靖得其肉。恒得其骨。遂採張芝之法。取父書參之。遂至神妙。

宋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子敬。入室弟子。

南齊王僧虔字簡穆。琅琊臨沂人。善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惟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宋孝武欲擅名。忌其能。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齊高帝與僧

虔賭書。書畢。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矣。

梁蕭子雲字景喬。晉陵人。善書。諸體兼備。創造小篆。飛白。意趣飄然。點畫之際。有若輕舉。

陳僧智永字法極。右軍七世孫。第五子徽之之後。與兄孝賓俱捨家入道。永師遠紹祖風。兼備諸體。世南學焉。孝賓改名惠欣。兄弟始落髮。住會稽嘉祥寺。即右軍之故宅也。後移住山陰蘭渚山下。近坟墓。便拜掃。梁武帝喜其兄弟皆入道。因號所居為永欣寺。時有釋智果亦住永欣。善書。嘗自謂永師曰。和尚得右

軍肉果得右軍骨

唐歐陽詢字信本。長沙汨羅人。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率更令。八體皆能。尤精飛白。自羊薄以後。惟永公特以訓兵精鍊。議欲旗鼓相當。歐以猛銳長驅。永乃閉壁堅守。子通亦善書。瘦怯。於父嘗自矜能。必以象牙犀角爲筆管。狸毛爲心。覆以秋兔毫。松煙爲墨。末以麝香紙。必須緊薄白滑者。乃書之。幼孤。母畜錢。令其市父書。通極力效之。僞取其值。書遂進。

虞世南字伯施。會稽餘姚人。受業於吳郡顧野王門下。讀書十年。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封永興公。太宗詔

曰。世南五絕。一曰博學。二曰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詞藻。五曰忠直。有一於此。足爲名臣。世南兼之。其書得大令之規矩。卒年八十九。

褚遂良字登善。河南南陽翟人。一曰杭州錢塘人。官至尚書左僕射。河南公。善書。少師。虞秘監。長則祖述右軍。卒年六十四。初。世南死。太宗思之。歎曰。世南死。吾無與論書者矣。魏徵薦遂良。太宗甚重之。遷諫議大夫。屢進讜言。帝寢疾。召長孫無忌與遂良同輔。高宗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廢立之際。遂良固諫。不從。貶愛州刺史。卒。官太宗博購二王書。遂良別真贋。無

敢欺。

陸東之世南之甥臨寫舅氏工隸行

孫過庭字虔禮陳留人草書法二王

薛稷字嗣通河東人爲河南公之高足

顏真卿字清臣琅琊人天寶末拜平原太守與杲卿

同禦祿山後事肅宗德宗爲盧杞所擠以使李希烈

不屈死以曾封魯郡開國公人號曰魯公朱長文曰

自秦行篆籀漢用分隸字有義理法貴謹嚴魏晉而

下增減筆畫以就字勢惟公合篆籀之義理得分隸

之謹嚴放而不流拘而不拙書之至也

張旭字伯高吳郡人草入神品或云學於陸東之性

嗜酒醉後嘗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視之自以爲神世

號曰張顛嘗爲常熟尉有父老陳牒就判去而復來

旭責之曰以公之筆迹奇妙欲以寶藏耳後爲金吾

長史傳其法者崔邈顏真卿

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工篆書自以爲李斯之後一

人而已

徐浩字季海會稽人祖師道字太真精於翰墨父嶠

之字維嶽能書浩得父法正書入神唐世獨徐氏三

代能書代宗時吏部侍郎進郡公卒年八十

懷素字藏真。長沙人。自云得草書三昧。勤苦學書。故筆頽委作筆塚。以瘞之。

柳公權字誠懸。京兆華原人。穆宗時。以夏州書記入奏。帝曰。吾嘗於佛廟見卿筆迹。思之久矣。留拜右拾遺。侍書左右。帝問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帝改容頷之。官至太子太保。致仕。卒。壽八十八。當時公卿家碑誌。非其筆。人以為子孫不孝。書貶累鉅萬。而主藏奴盜用之。不復詰。惟筆硯圖籍。自鑄秘之。嘗書西明寺金剛經。自以為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法。裴行儉字守約。工草隸。高宗嘗以絹素詔寫昭明文。

選撰補草字雜體數萬言。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而書者。惟予與世南耳。

李邕字太和。父善。以文選講授諸生。邕官左拾遺。助宋璟劾張昌宗大節。磊磊歷汲郡北海太守。以事誅。邕能文善書。長於碑頌。復多自書。人奉金帛以請。積鉅萬計。然能拯孤恤寡。家無厚積。邕之仕也。始沮於韋氏。中忌於張說。卒被誅於李林甫。才名四十年。迺遭遭禍。君子惜之。

鍾紹京字。虔州贛人。官至少詹事。卒年八十餘。嗜書畫。二王河南真迹。藏至數十百卷。

韋陟字商卿宰相安石子位至東京留守郇國公卒嘗以五采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荅受意而已陟惟書名自謂所書陟字如五采雲時號郇公五采體蕭誠字蘭陵人書清婉所書碑刻李陽冰多為之題額世以此益重其書

張廷珪字河南濟源人居官諤諤以太子詹事致仕善八分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位至秘書內監每醉輒屬文筆不停綴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一紙纔

數十字世甚珍之天寶初病夢遊帝所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卒年八十六或傳其仙去

鄭虔字滎陽人博學善著書明皇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學士時號鄭廣文善圖山水好書貧無紙聞慈恩寺貯柿葉數屋日往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詩并畫以獻帝悅之批曰鄭虔三絕以受祿山偽官貶台州司戶

梁昇卿字人博學工書書東封朝覲碑時稱之

史惟則字吳郡人位至殿中侍御史唐中葉以

後八分名家惟惟則與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四家而已

褚廷誨字無名錢塘人正書精熟書立覽大師碑甚有名

張懷瓘字無名人高自矜詡謂真行可比虞褚草欲獨步數百年內嘗為翰林供奉

張從申字無名人學逸少書結字過密大曆後徐季海已老獨從申高步江淮間凡其書石李陽冰多為篆額故益得名廣陵碑曰四絕同安碑曰三絕

鄒彤字無名人與魯公同師張長史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太和中在相位五年革除漕舟弊遏止方鎮橫賊終湖南節度使年七十四嘗

於太山建化城寺當休鎮太原時寺僧粉額陳筆硯以俟休神情自若以衣袖搵墨書之極道健速歸妾

侍見其沾濡休曰適以代筆也後主煜字光玉工筆札甚銳勁

五代楊凝式字量度人謂之楊風子書最佳東坡法焉位至少師

徐鉉字鼎臣入宋位至散騎常侍卒年七十六弟鍇字楚金兄弟俱精篆籀鉉較正說文解字鍇著說文

繫傳皆有功小學錯學勝於兄鉉名勝於弟以入宋年高也

宋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工真楷沈湏縱弛嘗盛暑暴日中不沾汗祈寒浴於水河旁冰漸釋或絕粒旬日無恙太宗召為國子監主簿以罪流竄卒於道若蟬蛻然

王著字知微太宗擢為翰林侍書善正書行書尤精永師真草千文殘缺著補字數百刻石頗得其形範世寶重之著善大書全用勁毫為筆甚大號散筆市中鬻者管百錢太宗嘗書使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又

書使示著對如初中使責之著曰上初銳精毫墨遽善之則後不復進以視許圍師貶二王而以高宗為書聖其忠佞何如也

石延年字曼卿人正書入妙能不擇紙筆自然雄逸

蘇舜欽字子美人參知政事易簡之孫能書尤工行楷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仕至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卒年五十六文章品望卓冠一時能書真行皆入妙亦頗自重不輕為人書長文以為古今能自重其書者惟

子敬與君謨耳。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書學徐浩晚年得力於顏魯公

楊少師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書瘦勁波峭磊落不猶人

米芾字元章採古人之筆而成一家書一時謂之集

字子友仁亦善書時謂小米

向中正字坦然華陽人精於篆籀兼真行草太平興

國中同撰雍熙廣韻杜門守道以古文八篆三體書

孝經表上之真宗召對問其書之歲月曰十五年乃

成命寶藏之

李建中字得中掌西京留司御史時謂之李西臺居

洛中園池自樂善筆札草隸篆籀八分皆工真行尤

精

夢英衡州人效十八體書尤工玉筋篆

宋敏求字次道父綬字公垂書學與李西臺並稱敏

求傳家學書道緩冲麗當世重之

王洙字原叔宋城人喜隸書深得古法

元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吳興人宋宗室卒謚文敏

書集大成但少雄偉氣概或謂之奴書非也

鮮于樞字伯機漁陽人善草書能懸臂書大幅或問

之輒閉目曰膽膽膽

鄧文原字善之巴西人工正行行草書與趙魏公齊

名

夔夔字子山康里人博涉經史刻意翰墨正書師虞

永興草書師二王筆畫柔媚轉摺圓勁名重一時撰

臨池九生訣

明宋璉字仲珩金華之子與兄克廣號國初三宋璉

為優

祝允明字希哲號枝山人書法可擬吳興

文徵明字衡山人官翰林待詔工小楷字博士

彭教諭嘉皆能書雙鉤廓填能手

董其昌字玄宰一字思白人位至宗伯謚文敏

書前門關帝廟碑行草直逼李太和甚為偽筆損望

書家品藻

朱長文論品藻

從來善品藻者有三家曰梁庾肩吾書品唐李嗣真

續書品唐張懷瓘書斷宋滿溪續書斷即長文梁武

帝書評梁袁昂古今書評羊欣古今能書人姓名此

種擬各刻全書與此書並行

庾肩吾書評

庾肩吾云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張功夫第一。天然次之。王功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功夫過之。

張懷瓘書評

若真書古雅則元常第一。若真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章草極致高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其曰備精諸體。惟獨右軍。次至大令。又曰學鍾張殊不易。不得柔中之骨。不究拙中之趣。則鍾降而笨矣。不得放中之矩。不知變中之權。則張降而俗矣。

卮言

宋齊之際。人語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蓋時重大令。而羊欣爲大令門人。妙有其法者也。中睿之季。人語云。買褚得薛。亦不落節。蓋時重河南。而薛稷爲河南甥。妙有其法者也。

東坡書說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婉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歐陽蘭臺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

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張長史書顏然
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顏魯公書
雄秀獨出一變古法柳誠懸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
新意楊少師書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風蔡君謨
書天姿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
朝第一徽宗亦云蔡襄書包藏法度停蓄鋒銳宋之
魯公也

黃山谷評書

李西臺出羣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肥而
神氣清秀者也宋宣獻富有古人法度清瘦而不弱
徐鼎臣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於小篆則氣
質高古與陽冰並馳爭先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
其書姿媚如李北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
勁如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其合處不減
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兼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
日月本朝善書自當推公第一○又云王著極善用
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
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誠皆渠儂曾
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又云米元章書如快劍
斫陣强弩射千里所當穿札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

書法正傳
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

虞伯生書評

自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薛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弊流。金元而南方尤盛。歐陽顏柳旭素以至蘇黃米蔡各用古法損益自成一家。子昂則各體俱有師承。小楷法黃庭洛神精工之內時露俗筆。碑刻出北海北海雖佻而勁。承旨稍厚而軟。於行書得二王筆意。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尚隔一舍。元人自趙松雪外鮮于伯機聲價幾與之同。極圓健而不能去俗。鄧文原自晉人之意而微近粗。夔夔子山有韻氣而結法少疎。然是三人者皆吳興之流亞也。國初三宋金華之子曰璲曰克曰廣璲為勝。祝京兆書足配吳興。文待詔暨其子彭嘉皆精小楷。然畧近時氣。

王弇州評書

山谷書以側嶮為勢以橫逸為功。趙承旨書功力完足。故於腕指間從容變化各極其致。右軍書骨在肉中。趣在法外。勢緊淳古。意不可到。故虞智尚能繩其武。歐顏不得不變其真。旭素不得不變其草。永施書

書法正傳
學差勝筆旭素書筆多學少非爲積習也乃淵源耳
○顏書貴端骨露筋藏柳書貴道筋盡骨露○東坡
正行出入徐浩李邕劈窠大書源自魯公而微韻山
谷大書酷做瘞鶴銘狂草極擬懷素姿態有餘儀度
少乏米元章自王人令褚河南來神采奕奕終愧大
雅此諸君爲宋室之冠然小楷絕矣

書家記異

蔡邕入嵩山於石室得素書八角垂芒頗似篆籀寫
史籀李斯等書勢邕得之三日不食大口吞三石對
千人遂讀三年妙達其理後筆特異遂作筆論○鍾
繇於韋誕坐見蔡邕筆法捶膺盡青因嘔血魏太祖
以五龍膏救之得活誕死繇令人盜發其墓得之故
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
用之○羲之寫黃庭經感三台神降○獻之於會稽
山見一人黑身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
獻之獻之受而問曰君姓何氏復何遊筆法奚施荅
曰吾象外爲家不變爲姓五常爲字其筆迹豈殊吾
體耶獻之被服斯言退而臨寫向逾三載竟昧其微
○李陽冰見潭州碧落碑寢碑下數日不忍去○歐
陽詢見索靖古碑駐馬視之去數步復還下馬觀之

書法正傳
卷則布壇坐觀之宿碑旁三日乃去○張芝學書池水盡墨○永師四十年不下樓○虞永興夢吞筆覺後若在曾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法

宋虞稭叙二王書事

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絕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迹流麗婉轉妍媚乃欲過之○羲之書在始未有奇乃不勝庾翼邠惜逮其末年乃造其極嘗以章草荅庾亮亮以示翼翼歎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嘗痛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羲之罷會稽

住蕺山下一老嫗持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云值二十許右軍取筆書其扇扇爲五字嫗大悵惋云舉家朝餐惟仰於此何書壞王云但言王右軍書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競市老嫗復以十數扇來請王笑不荅○羲之嘗表與穆帝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後荅之初不覺更詳看乃歎曰小人幾欲亂真○羲之性好鵝山陰曇壤一作邨有一道士養好者十餘王清旦乘小船故往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

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義之便半日爲寫畢籠鷺而歸。○又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億甚盛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斐几至滑淨乃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其父已刮盡生失書驚懊累日。○桓玄愛重法書每讌集輒出法書示客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捉書大點汚後出法書輒令客洗手舉除寒具。○子敬嘗戕與簡文計十紙題最後云民此書甚合願存之此書爲桓玄所珍高祖後得以賜王武剛未審今何在。○謝奉起廟悉用斐材右軍取旆書之滿床奉收得一大櫃子子敬後往謝爲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十斐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並珍錄奉後孫履分半與桓玄用履爲揚州主簿餘一年孫恩破會稽畧以入海。○義之爲會稽子敬七八歲學書義之從後掣其筆不據脫歎曰此兒書後當有大名。○子敬出戲見北館新白土壁白淨取帚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義之見歎美問所作荅七郎義之作書與所親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於此壁也。○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紗襪著詣子敬子敬便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標畧周年少覺王左右有凌奪色掣襪而走左右果逐之及

門外鬪爭分裂年少纔得一袖耳。○子敬爲吳興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爲子敬所知子敬往縣入齋欣衣新白絹帚晝眠子敬因書其裙幅及帶欣覺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中乃零失。○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蠶後人於蠶紙中尋取有所得。○謝安善書不重子敬子敬每作好書謂必被賞安輒題後荅之。

附雜識

偽書亂真者張翼及僧惠式效右軍人不能辨智永臨右軍草帖幾於亂真學大令者康昕王僧虔薄紹之羊欣。

天子爲臣下作碑文者古今不多見唐太宗爲魏文貞唐高宗爲李英公宋太宗爲趙韓王仁宗爲李用和神宗爲韓魏公國朝太祖爲徐中山成祖爲姚恭靖。

丹鉛錄云王獻之保母帖自書上甄命工刻之宋潛溪以爲勝蘭亭蓋刻工之精也顏魯公書碑恐俗工失其筆意必令家僮刻之僮故會主意改其波擊不無蠶頭燕尾之病至李北海手刻者數碑碑後書黃鶴仙刻或云伏靈芝刻或云元省已刻皆自刻而托

書法正傳
此名也。趙松雪書得茅紹之刻手，毫髮不失。紹之在江南，以此致富。晚出會稽李璋，自云勝紹之。紹之試令刻之於字下一磔，一運而就。紹之乃服。桓立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選縑素及紙書正行之。尤美者各為一帙，嘗置左右。事敗南奔，猶以自隨。禍迫，並投於江。

晉代裝書真草渾雜，背紙縐起。范曄裝治，差為小勝。宋孝武世，使徐爰治護十紙為一卷，明帝科簡牘，秘并遣使三吳鳩集散逸，詔虞和曹尚之等更加編次。咸以二丈為度，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

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並金題玉躡，織成帶。又扇書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帙十五卷。並旃檀軸。又紙書戲字，一帙十二卷。並書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別有二品。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並旃檀軸。其新購獲者為六帙，一百二十卷。既經喪亂，多所遺失。

齊高帝朝書府古迹，惟有十二帙。更使王僧虔求之，並入秘閣。

梁武尤好圖書，搜訪天下，大有所獲。天監中，勅朱异、徐僧權等析而裝之，更加題檢。二王書大凡七十八

帙七百六十七卷。並珊瑚軸。織成帶金題玉躡。侯景篡逆。藏在書府。侯景平後。王僧辯搜括。並送江陵。承聖末。魏師襲荊州。城陷。元帝將降。乃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并大小二王遺迹七百六十四卷。遣後閣舍人高善寶焚之。吳越寶劍。並將斫柱。乃歎曰。蕭世誠。遂至於此。文武之道。今夜窮乎。歷代秘寶。並為煨燼。周將于謹。普陸茹忠等。拊拾遺逸。凡四千卷。將歸長安。大業末。煬帝幸江都。秘府圖書多將從行。中道船沒大半。淪棄。及至遼城。為竇建德所破。並皆亡失。留東都者。後入王世充。世充平。始歸天府。貞觀三年。勅購求右軍書。並貴價酬之。四方妙迹。靡不畢至。勅起居郎褚遂良等。於立武門西長波門外科簡內。出右軍書。相共參校。令典儀王行真裝之。右軍書大凡二千二百九十七紙。裝為十三帙。真書五十紙。一帙八卷。隨本長短。為度。行書二百四十紙。四帙。四十卷。四尺。為度。草書二千紙。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為度。並金鏤雜寶裝軸。織成帙。其書每縫皆用小印。印之。其文曰。貞觀大令書。不之購也。明皇好法書。善八分。太宗所遺。更加裝治。潼關失守。散亡多矣。

書法正傳卷八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0221